

春冰室野乘

一
函
三
冊

春冰室野乘卷中

咸陽李岳瑞撰

林鄧唱和詩詞

三則

文忠不以文學名而餘事倚聲亦入南宋之室其月華清
和鄧嶰筠尙書沙角眺月韻云穴底龍眠沙頭鷗靜鏡匳
開出雲際萬里晴同獨喜素娥來此認前身金粟飄香拚
今夕羽衣扶醉無事更憑闌想望誰家天際憶逐承明隊
裏正燭撒玉堂明珠市鞅掌星馳爭比輭塵風細問姻
樓撞破何時怪燈影照他無睡宵霽念高寒玉宇在長安
里喝火令和嶰筠云院靜風簾卷篁疏月影捎閒拈新拍

按瓊簫惹得隔牆眠柳齊嫋小蠻腰自闌清涼界斜通宛
轉橋家山休悵秣陵遙翦取吳紵寫取舊姻梢喚取幽禽
入畫相對舞雲翹風情如許亦復何減歐范

嶰筠尙書諱廷楨江甯人文忠由江督使粵治鴉片案尙
書實爲粵督兩公志同道合誓澹沈災權貴忌文忠因並
及尙書兩公先後戍邊而粵事遂不可爲矣尙書督粵時
有高陽臺一首卽咏文忠焚鴉片事也詞云鴉度冥冥花
飛片片春城何處輕烟膏膩銅盤枉猜繡榻閒眠九微夜
熱星星火誤瑤窗多少華年更那堪一道銀潢去貸天錢
星查恰到牽牛渚歎十三樓上暝色淒然望斷紅牆青鸞

消息誰邊珊瑚網結千絲密乍收來萬斛珠圓指滄波細
雨歸帆明月空舷已亥歲除文忠留鎮兩粵而尙書移督
兩江持節鄉里人尤榮之二公以庚子元旦受代其臨行
時留別文忠有換巢鸞鳳一首云梅嶺烟宵正南枝意嬾
北蕊香饒甚因催燕睇底事趁鴻遙頭番消息恰春明蓼
汀杏梁青雲換巢離亭柳漫綰線繫入蘭櫂思悄波渺渺
簫鼓月明何處長安道洗手諳姑畫眉詢壻三日情懷應
惱新婦無端置車帷故山還許尋芳草珠瀛清杏襟期兩
地都曉此兩則皆可入詞林紀事中尙書在新疆時有百
字令一首祭東坡生日云九疑雲黯更忽忽去跨南飛孤

鶴天上瓊樓寒自好偏向瓊田飄泊磨蝎身宮飛鴻爪跡
生氣還如昨海山兜率舊遊應許尋著儂亦珠嶠餘生乘
風縹緲來聽龜茲樂一種天涯萍與絮腰笛而今零落北
府兵銷西州路遠歸夢時時錯華年知幾翠尊聊爲公酌
宋于廷序尙書詞集謂其通籍以至持節居處飲食無改
寒素惟於音律殆由夙授分寸節度有顧曲風於古人之
詞靡不博綜所自製則雍容和雅纖掣之音逖濫之響無
從犯其筆端所存無多所託甚遠非過譽也文忠少尙書
十歲嘗言尙書年已七十而細書精妙猶不肯用鬚鬚足
見先輩養氣之厚

尙書賜環先文忠一年文忠以詩送之曰得脫穹廬似脫
圍一鞭先著喜公歸白頭到此同休戚青史憑誰定是非
漫道識途仍驥伏都從遵渚羨鴻飛天山古雪成秋水替
浣勞臣短後衣回首滄溟共淚痕雷霆雨露總君恩魂招
精衛曾忘死病起維摩幸告存歧路又歧空有感客中送

客轉無言玉堂應是回翔地不僅生還入玉門

尚書由謫籍賞編修

還朝

尙書亦有和詩云秋淨天山正合圍忽傳寬大許東

歸餘生幸保精魂在往日沈思事業非遇雨羣疑知並釋
搏風獨翼讓先飛河梁自古傷心地無那分攜淚滿衣事
如春夢本無痕絕塞生還獨戴恩未必茝蘭香共擘要留

薑桂性常存百年多難思招隱半壁殷憂敢放言此去刀
環聽續唱遲公歸騎向青門

陶文毅識左文襄

左文襄之初舉秋試也禮部報罷回籍侘傺甚館醴陵書
院山長脩脯至菲幾無以給朝夕時安化陶文毅公方督
兩江乞假回籍省墓是時輪舶未通吳楚往來皆遵陸取
道江西文毅聖眷方隆奉優詔馳驛回籍地方官吏供張
悉有加醴陵爲贛湘兩省孔道縣令特假書院爲行館囑
文襄撰書楹帖其上房之聯曰春殿語從容廿載家山印
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翹首公歸印心者文毅家

有古石一其形正方名之曰印心石故文毅齋名卽以印心石屋命之召見時慕陵嘗從容詢及也文毅覩楹帖激賞不已問縣令孰所撰令具以文襄名字對卽遣輿馬迎之至談一日夜大洽立延入幕府禮以上賓文毅得子晚其公子尙在髫齡而文襄有一女年與相若文毅一日置酒邀文襄至酒半爲述求婚意文襄遜謝不敢當文毅曰君母然君他日功名必在老夫上吾老而子幼不及覩其成立欲以教誨累君且將以家事相付託也文襄知不可辭卽慨然允諾未幾文毅騎箕文襄經紀喪事挈公子歸里親爲課讀且部署其家事內外井井如文毅在時陶氏

族人欺公子年幼羣謀染指賴文襄爲之禦侮得無事文
毅藏書綦富文襄暇日皆遍讀之學力由是日進一生勲
業蓋悉植基于是時也

桂林寇警軼聞

粵西撫幕有陳君者年八十餘矣在撫幕數十年金田之
亂固所目擊嘗爲人述粵匪圍桂林時事至可駭笑省城
被圍先後三年餘於時撫桂者爲長沙勞文毅公崇光所
恃以爲守者撫署親軍三百餘人武巡捕某弁統之民團
五百餘人紳士張某統之駐城中湖南援軍千餘人駐城
外賊雖圍城實未嘗一日進攻蓋其精銳已悉數北趨留

桂林者半屬老弱罷病本不欲戰聊以牽制而已土人初
尙畏賊久之乃與賊相忘省城四門扃其三惟開西門以
通樵采民或出城路經賊壘賊亦不過問賊中食物偶缺
亦時時入城購買長髮鬢鬢然紅布帕首游行街市間人
共知其爲賊賊亦不自諱城中大小將校皆與賊通款曲
酬酢往來而團總張紳蹤跡尤密令節朔望賊營常置酒
招張紳與諸官飲張紳諸官皆坦然赴之醉飽而歸亦時
時置酒請賊目以答其意惟必在城外不敢公然延客入
城而已桂林被圍久餉源斷絕公私埽地赤立主客軍不
滿二千人欠餉皆積年未發軍士知其不可得也亦相與

安之文毅一日怒某弁詬之甚厲某弁不能堪怏怏出語軍士曰當此世界猶向我輩使上官身分耶吾行卽辭差不能鬱鬱久居此矣衆皆曰君去固不敢留然吾輩欠餉如何者某弁曰吾已失歡於大帥矣安能更索欠餉君輩自向大帥理論可耳於是有數人據撫署大堂自訴飢苦者俄而增至數十人噪聲漸厲文毅在內室聞之則自出彈壓甫及門矛鋒已自門內出矣始悚然退歸召某弁至譙讓之使以大義安慰衆心某弁辭不往文毅大怒乃坐以激變軍心而下諸臨桂獄別簡一人爲親軍督一面令司道府縣安撫變兵許以餉至卽發諸軍士亦本不欲與

巡撫爲難聊藉此爲戲以抒其憤懣而已得諸官撫慰亦
遂散去如是者又數月某弁被禁久意忽忽不自聊一日
忽上書文毅自稱從戎數年一無建樹中路蹉跌實所不
甘與其羈死囹圄何如戰死沙場倘蒙恩釋出當率所部
殺敵致果以報文毅得書笑曰某特欲出耳然果能出戰
亦大佳事卽召之至面獎其勇敢謂曰汝所將特三百人
耳烏能與賊戰某弁曰尙有張紳所統團練五百人在可
令彼爲後勁某當力效前驅文毅首肯卽以令箭召張紳
至語以故張紳大驚念今日乃言戰耶然不敢違巡撫令
姑許諾遂相率出城壓賊壘而陣鳴鼓大譟賊出視亦大

驚迎謂曰彼此相安耦俱無猜久矣今奈何遽以此面目
相向耶某并不答麾衆直前搏戰賊始知其真欲戰也亦
蜂擁拒敵不食頃某弁與三百人者遂皆併命稱國殤矣
張紳徐至頓足曰今茲敗矣某弁全軍覆沒吾何以復命
癡立良久卽馳去逕赴賊壘令從者以被虜歸報團勇皆
桂林城中無賴子惟張紳能統馭之張紳旣去軍無統率
諸軍士日爲暴閭市官吏不敢詰命他紳接統則皆辭以
不能文毅無如何則謀贖回張紳乃遣使者詣賊營商之
賊目允贖而要以大砲四尊紅纒十疋爲交易之媒介使
者歸復命文毅難之曰紅纒無足重輕大砲胡可畀賊外

人聞之其視吾輩爲何如人耶復命使者往議以數百金爲大砲代價賊目不允必欲得砲而後可使者歸諸官相顧無策藩司某進曰今旣無用砲處砲之在我與在賊庸何擇焉但勿令士民知之耳請聲言允給紅綯不允給砲而密以綯纏砲身使人但見爲綯不見爲砲昇而置諸城外俾賊自取之不亦可乎文毅亦譔然曰君眞善辦事者矣如其計行之而張紳果歸

曾文正公遺事

金陵之初復也有蕭山一士人自稱浙省教職謁文正軍門雄談大睨不可一世文正心奇之偶談及下僚欺蔽之

難杜某正色曰受欺不受欺顧在己如何耳某盱衡當世
大人君子惟有中堂至誠感人人自不忍欺若左太保之
嚴氣正性人不敢欺然以較中堂已落第二義至如某某
諸公則人卽不欺而已顧常疑其欺或已被欺而反不疑
其欺者比比是也文正大服撫髀稱是不置因語之曰吾
幕府諸賢子可徧謁之月旦其優絀以語我某諾而出次
日復命曰軍中多豪偉士然某於其間得二君子人焉文
正驚詢之則涂制府宗瀛郭中丞柏蔭也文正益心折稱
善乃待爲上客顧一時未有以處之姑令督製砲船未幾
忽挾千金遁去所司以聞請發卒追捕文正默然良久曰

休矣置之可耳所司莫測其意惘然退文正乃咄咄獨坐
自循其須曰人不忍欺人不忍欺左右皆匿笑聞其人卒
折節爲善士爲諸生以終

左文襄軼事

左文襄之捷秋試也與同年生湘潭歐陽某同舟北上一
日文襄伏几作書歐陽生問何爲曰作家書耳有頃舟已
泊文襄匆匆登岸縱眺書稿置几上尙未緘封也歐陽生
因取視之書中敍別家後情事了無足異者惟中間敍及
一夕泊舟僻處夜已三鼓忽水盜十餘人皆明火持刀入
倉以刃啓己帳已則大呼拔劍起力與諸賊鬥諸賊皆披

靡退至倉外己又大呼追之賊不能支紛紛逃入水中頗恨己不習泅致羣盜逸去不得執而殲旃也歐陽生讀之大愕自念同舟已十餘日果有此事己何以不知然家書特鄭重其事又似非子虛因召文襄從者問之亦愕然不知又召舟人問之皆矢言實無其事未幾文襄徐步返舟歐陽生急詰之文襄笑曰子非與我同夢者安知吾所爲耶歐陽生曰夢耶何以家書中所言又若真有其事也曰子眞癡人矣昨晚吾偶讀後漢書光武紀見其敘昆陽之戰雲垂海立使人精神飛舞晚卽感此夢乃悟前史所敘戰事大半皆夢境耳安知昆陽之役非光武偶然作此夢